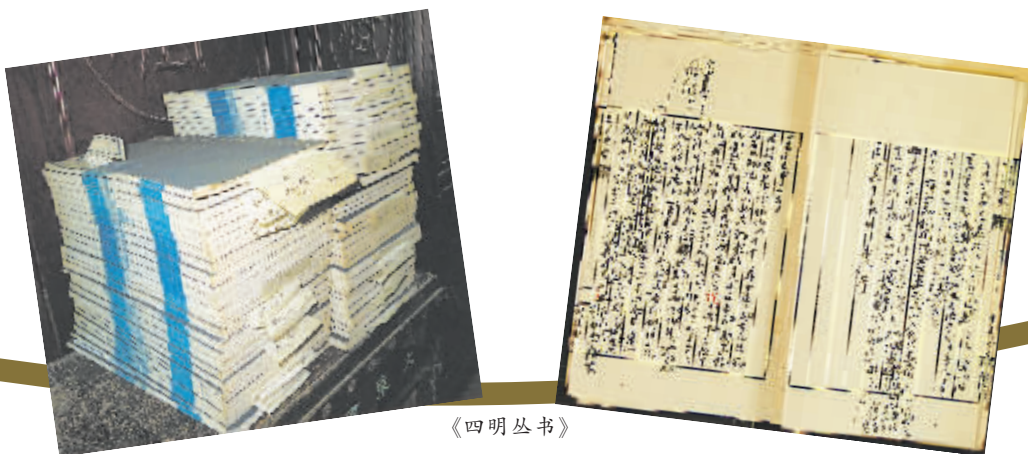


考文献而爱旧邦

——天一阁新发现张寿镛《四明丛书》稿抄本

周慧惠/文 朱英炯/摄



《四明丛书》



张寿镛先生

天一阁的藏书总能不断给人以惊喜。

且不说独步天下的明代科举录、地方志、政书，也不提精雅绝伦的毛氏汲古阁影宋抄《集韵》、云烟满纸的万斯同手稿《明史稿》，单说近期在古籍普查中新发现的一批民国稿抄本，就足以让全国古籍界艳羨不已，以至于见了这批藏书的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连连赞叹：“天一阁真是一座神奇的宝山啊。”

2015年1月20日，天一阁的古籍普查员带领复旦大学古籍所的硕博实习生，对部分未编书进行整理、编目、上架，这批书大多为民间鄞县文献委员会、鄞县通志馆等学术机构的藏书。编目员打开一个箱子，从里边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摞古籍放在书案上。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一叠用毛笔写成的书稿，其版本应属于稿本或是抄本，但民国的稿抄本并不少见，所以起初大家以为这跟前几天整理的古籍没什么不同。然而再仔细看下去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：书稿版心镌有“四明丛书”、“约园抄本”字样。这难道是民国间最著名的丛书《四明丛书》的底稿么？

如果将宁波的历史文化比喻成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，那么《四明丛书》就是美人脸上那善睐的明眸。《四明丛书》编辑了宁波历代文人散佚的文献 178 种，考订缜密、校勘精审，甫一面世，就赢得出版界赞叹无数，直到现在，仍未有其他郡邑类丛书能出其右者。

《四明丛书》最主要的编纂者是张寿镛先生。张寿镛(1875年-1945年)，字伯颂，号泳霓，别号约园，鄞县人，为明末民族英雄张苍水的后裔。据吕思勉为他写的《张寿镛先生传略》云，先生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举人，曾在江苏、浙江等地做官。民国后，历任浙江、湖北、江苏、山东四省财政厅长。民国十六年(1927年)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聘先生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，二十年(1931

四明文献此大宗

年)，先生辞去一切公职。致仕后，先生一直致力于两件事：一是创办光华大学；二是编辑《四明丛书》。光华大学成立后，先生亲任校长，并授课不辍，直至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年去世。

先生编纂《四明丛书》的想法，始于民国初年。当时鄞县乡贤、被称为“浙江三杰”之一的张美翊先生赠他以张煌言的集子《苍水集》，一再勉励他编辑四明文献，将宁波地区历

代文人散佚的集子收集、保存、校勘、出版，以垂后世。先生接受这个任务后，潜心收罗乡邦文献，积 20 余年，共得 400 余种，并计划详细校勘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先生独木难支，所以他邀请了几位宁波学者共谋其事。首先给予他最大帮助的就是伏跗室主人冯贞群先生。冯先生提出博采群书、四部兼备、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收录原则，并将伏跗室所藏的百余种孤本贡献出来，以供选刻。除了冯氏外，先生又礼聘了忻江

明、夏同甫于 1931 年在上海组织四明文献社，专门负责《四明丛书》刊刻事宜。

1932 年，第一集《四明丛书》刻印出版，共 24 种。自此以后，几乎每年刻印一集，直到 1940 年第七集出版，共计 160 种 1077 卷。虽然前期的编辑有许多学者的襄助，但到后期，工作越来越集中到张寿镛先生一个人的身上。精力的耗损、财力的枯竭，让他倍感艰辛。加之编辑期间，正值家遭国难、故园飘零，然先生以 60 岁高龄，于枪林弹雨之中，伏案秋灯之下，逐字逐页校勘编辑，以保存文献、彪炳忠义为己任。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，第八集刻未及半，先生故去。后由其子星联、悦联、芝联于 1950 年续成，全书至此告成，共蒐辑了 178 种、1177 卷四明乡贤的著作。

在这 29 部书中，有几部是编纂《四明丛书》工作过程中产生的，待《四明丛书》编成后，它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，如果不是天一阁保存下来，我们可能永远不清楚《四明丛书》的编纂者为此曾付出什么样的心血。《深宁先生文抄付印校记》就是这样一部手稿。丛书第一集收有《四明文献集》，内有《深宁先生文抄摭余编》以及钱大昕、陈仅、张大昌三家所撰的《王深宁先生年谱》等。王深宁即王应麟，南宋末年著名学者，是四明乡贤中的大儒。“深宁文献”、“谢山考据”(谢山，即全祖望，号谢山)，是宁波历史文化的代表，宁波人不仅佩服他们的学问，更尊崇他们的人格气节——王应麟自宋入元后，隐晦不出，满腔的遗民血泪化作对两宋 300 年文献的总结。王应麟的著作《玉海》、《困学纪闻》等名扬天下，世人刻刻无数，但还有许多铁文消失在时间的灰烬里，只有留心乡邦文献的四明学者才会费尽心力将其辑佚成集。《四明丛书》当仁不让担此重任，将王应麟散佚文章编纂付梓。深宁文抄编纂完毕后，在刊刻之前，编者还有一道校对工序，这是一个很体现学术功力的工作，非学养丰富者不能胜任。虽然这部稿子未署作者名，但据推测，可能是为《四明文献集》写序的王存善。王存善，杭州人，藏书家，是王应麟的后裔。可见张寿镛先生为了增强编辑校勘力量，广邀名家，为四明文献耗费心血、不遗余力。

在箱子里，编目员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张寿镛先生的个人资料。比如他给朋友们拟的寿联、给学生写的便签、给自己编的六十大寿友朋酬唱集，还有民国三十年(1941年)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授课日报表等，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。其中有一份张芝联的结婚请帖让人印象深刻。张芝联(1918年-2008年)是先生第五子，北大教授，著名的世界史专家。这张请帖设计朴素，如意云笺纸上用红字印刷：“七月八日为五儿芝联成室，下午五时行礼，七时设宴，恭候光临。张寿镛、蔡琰鞠躬。行礼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，设宴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。”贝当路就是现在上海衡山路，当年属于法租界；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如今仍存，获“优秀历史建筑”称号，当年为上海银行公会办公场所。

宁波自古以来为人文荟萃之地，文献典籍浩如烟海。为了防止文献散佚，宁波历代学人往往有编辑乡贤遗著、保存故土文脉的传统。睹乔木而思故乡，考文献而爱旧邦，张寿镛先生编纂《四明丛书》的壮举是对宁波历史与文化的致敬。逝者已矣，往事如风，幸赖天一阁还保存了前贤的墨迹、遗稿，一堆故纸，弥足珍贵。天一阁新发现 29 种《四明丛书》稿抄本，这是时光对宁波的厚爱，对天一阁的垂青。纸寿千年，人不负书。



张芝联结婚请帖

纸醉书迷约园梦

稿，而草书写的，就是张寿镛先生的手稿本了。经过编目员的查询、比对、甄别，共整理出关于《四明丛书》的稿抄本 29 种。

这 29 种书可以说囊括了编纂《四明丛书》整个过程的不同状态，是呈现编纂工作的“活化石”。数量最多的当属《四明丛书》的底本，比如《虞征士遗书》。此书以小楷誊抄，著者为晋代虞喜，被收录至《四明丛书》第六集。《四明丛书》选录有其原则，往往先品其人，后评其书，人书俱佳而又稀见者方为付刻。因此，有些文集，即使已经被收罗编目，甚至已经誊抄完毕，到临刊刻前还是舍弃不用。如明代文人陆宝的文集，《四明丛书》未收入，但在这批稿抄本中却有他的诗文集《三全韵》、《双素影》、《聆草》、《再来草》等，分装三册，誊抄整齐，与其他的《四明丛书》底稿完全一样。

这批书稿中，最珍贵的当属张寿镛的手稿。先生编纂《四明丛书》，每一部书都经眼、校订，并写一序冠于卷前，详述其著者、内容、版本、价值。《四明丛书第七辑序稿》就是这样的本子。先生虽不以书法闻世，但这部手稿笔力精湛，有一股郁积薄

发的浩然之气，真正达到了“人书俱老”的境界。全书共有序稿 27 篇，并后序两篇，有些集子，比如姚燮的《夏小正求是》，就写了两篇不同的序。序稿与刻本的文字大不相同，可见这些序在刊刻之前进行了大幅度修改，而此稿当为最原始的初稿。若你有耐心慢慢翻看这本书稿，仔细辨认上边的每一处涂抹、改动，你会感受到一位学者缜密的学术思维、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你会赞叹民国学者坐冷板凳做出来的学问是如此坚实深厚。

先生藏书处名“约园”，旧址在上海常德路，藏书近 10 万册，其中不乏珍本善本，是编纂《四明丛书》最重要的底本来源。先生在世时，曾编有数种藏书目，刊印出版的有《约园善本藏志》、《元明刊本编年书目》等，但并没有公开完整的善本书目，因此约园所藏善本的全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的。幸运的是，这批书稿中赫然出现了先生手订的《约园善本藏书目》，将约园的善本情况揭示得清清楚楚。此书为誊清稿本，笔迹工整，书的头处有先生的墨笔校语，地脚处用木戳在每一部书目下钐有“听”、“双”、“独”、“燕”等红字。编目员一时不解其意，直到翻到卷末，看到先生的题跋，才知道原来这些红字是约园中的

具体藏书点。先生出身四明世家，父亲张嘉祿是前清进士，故身上一直有浓郁的文人雅趣，比如爱给自己的书楼起各种各样的名字。这些书房雅字，也许只是一间小屋，或者是一个书柜，甚至只是一个念想，一处虚拟的空间。在题跋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约园的具体藏书点有独步轩、双修庵、临流移、带草堂、葆光斋、三益庐、咫进阁、听雨楼、燕翼榭、鸡鸣馆等，这是多么有意思的藏书史料啊。

在这批稿抄本中，《四明摭余录》是特别有意思的一部书。《四明摭余录》为清末慈溪人童庚年所撰，记录了大量的四明故实、明州逸事、名人小传等，然而《四明丛书》并未刊入，可能因不符合某个标准而被删掉了吧。翻到这本书时，连见多识广的编目员都连声赞叹，爱不释手：纸白如玉，点墨如漆，仿佛是昨天才抄完，墨气还在纸上氤氲。尤其那一手毛笔字，字字圆润，妍媚如簪，深得《灵飞经》神韵，简直太漂亮了！这位抄书人姓甚名谁？若活在当下，绝对当得起书法家的名头。但是当年的书手都是凭劳动吃饭的手艺人，留名的可能性太少了。然而幸福总是来得那样突然，书尾赫然出现了一则张寿镛先生的题跋，云：“《四明摭余录》伍集，王孟平抄……”哦，原来这位民间书法家叫王孟平，在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的夏天完成了这部书前五卷的抄写，一共抄了 3 万多字。不知得到了多少工钱？能养家了吗？或者只是一个兼职，赚点零花钱给家里的儿女添件新衣裳？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摄影是一种态度

——杨旭

自述

第一次触摸照相机，还是 17 岁我在常州当兵之时，当时部队刚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摄影器械，主要用于拍摄军用地形图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么一次邂逅，让我与摄影结下一辈子的缘分。

在部队的 4 年间，我获得了两方面的收益并受用至今：一是军营铁一般的纪律养成的工作态度、行为方式；二是在常州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。一位是当时常州摄影家协会主席陈少林老师，陈老的为人修养以及处事，让我对他崇敬至深；另一位是江苏省特级摄影师王子荣老师，他手把手教我摄影技术，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，一直影响着

我。1986 年我退伍了，怀揣 400 多元的退伍金，回宁波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买了架长城 120 单反相机，而这就花去了我一大半的退伍金。为了生计，我开起

了出租车，一千就是 8 年，但这期间我并没有忘却摄影。出车时，身边总带着各种摄影书籍，只要有空就会翻上几页。我有几个跑外洋的朋友，知道我喜欢摄影，就常常设法给我带一些有漂亮画面的国外杂志。当时，国外的商业广告摄影已经非常发达了，我经常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妙画面着迷。仿佛是一种召唤，1995 年，我向亲友借了 10 多万元，开办了宁波第一个商业摄影工作室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第一笔大订单来自余姚某知名吸尘器公司。当时去厂里谈，公司老总总给我一本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吸尘器的宣传册，说就要这样质量的照片，你能行吗？我一看，老外的东西拍得真好。我就说，让我试试。我从厂里拎了台红色的吸尘器回来。足足一个星期，我在摄影棚里一点一点琢磨，前前后后拍了 10 张样片。当我把

成片交给公司老总后，他只说了一句：以后我的产品都你拍了。这一拍就是 5 年。之后接连不断地拍摄了不同客户的各类家电产品，其中吸尘器广告作品，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商业摄影展铜奖。

商业摄影不仅追求最高品质的视觉效果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你要对拍摄对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，要设计师产生思想上的共鸣，并通过摄影手法诠释它、丰富它、超越它。这种理解有时往往要细化到一根弧线、一个色块。没有理解，永远拍不出好作品。

现在，图片后期处理软件越来越先进，很多细节可以在后期加工，但我还是习惯于自己的笨办法，在摄影棚里一点点地磨。我觉得，在前期拍摄能解决的问题，一定不要依靠后期。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，自然地运用丰富的摄影语言，是对摄影的尊重，也是摄影人一种最基本的创作态度。(严 龙 整理)

杨旭，1965 年 7 月出生

于宁波，国家高级摄影技师，中国摄影家协会商业摄影委员会高级会员。现为浙江摄影家协会广告摄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宁波摄影家协会商业摄影师分会主席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客座教授。2003 年获“浙江省十佳广告摄影师”称号。作品曾入选第 2、3 届全国广告摄影优秀作品展，获第 20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(商业类)优秀奖、浙江省第 12 届摄影艺术展商业类金奖，第 24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商业类评委推荐佳作奖等。



严 龙 摄